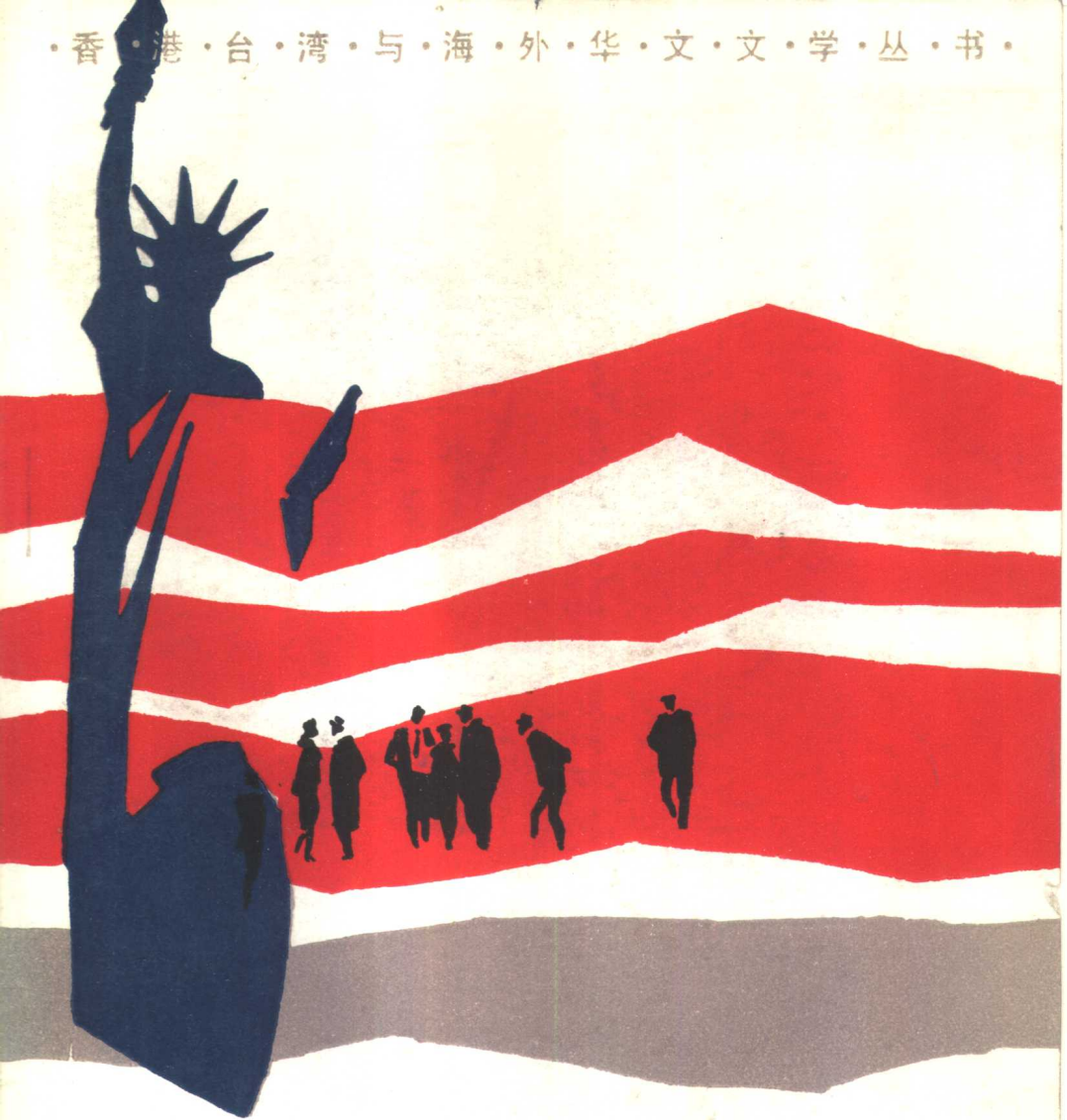


·香·港·台·湾·与·海·外·华·文·文·学·丛·书·



张系国

他们在美国

香港台湾与海外华文文学丛书

他们在美国

原名：昨日之怒

张系国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他们在美国

原名《昨日之怒》

张 系 国

•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建国门孢子河10号)

隆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25印张 3插页 154千字
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300册

书号：10355·416 定价：(平装)1.60元
(精装)3.05元



张系国先生小传

原籍江西南昌，一九四四年生于重庆。一九四九年随母亲到台湾。一九六五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机电系。后留学美国修习电脑科学，获博士学位。现任美国芝加哥伊利诺大学教授，兼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资讯科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。

自大学时代起即从事业余文学创作，先后发表长篇小说《皮牧师正传》、《棋王》、《昨日之怒》、《黄河之水》；短篇小说集《地》、《香蕉船》、《领导者》和《孔子之死》；科幻小说《星云组曲》、《城》（第一部），以及散文《快活林》、《天城之旅》等。

序

这本小说，原名是《昨日之怒》。在一九七八年初版的后记里，我曾这样写：

《昨日之怒》只能算是个人对中国青年政治运动的一个的诠释，并无艺术价值——而且恐怕也不符合任何文艺路线。唯一的意义，乃是对自己及当日共事过，现在流散在非洲、美洲、台北、武汉、北京……世界各地的朋友，有个交代，尤其是对大风社旧友，历史会证明，我们是无辜的。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。

《昨日之怒》出版后，引起许多讨论。不同立场的朋友，读后各有不同的反应。有人认为是我最好的一本小说，也有人认为是我最坏的一本小说。这些反应，倒都在我预料之中。原书的后记里，我也曾写道：

《昨日之怒》对海外钓运的解释，只是许多可能的解释里的一种。读者并不必完全接受这种解释。我也预期，《昨日之怒》会被严厉的批判，或将被视为大毒草。但我已尽可能忠实地记载下我所看到的海外钓运的演变。对这次爱国运动功过最后的判断，应该由读者来做决定。

《昨日之怒》在台湾出版到现在，已有七个年头。在这七年间，我曾潜心研究我们的民族性和我们的文化及政治行为间的关系。老友孙隆基，在近作《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》里，从人格成长的观点探讨政治文化的形态。他的理论，相当程度上

和我在《昨日之怒》里所提出的诠释，不谋而合。

但理论归理论，我们真正关心的，还是人的生活，他们如何欢笑、如何痛苦、如何奋斗。有人问我，如果现在重写这本小说，是否会不一样？我的答覆是，当然会不一样！倒不是想提出不同的诠释，而是因为自身改变了，对象也改变了，写出的作品当然不同。人活着，就会变化。也幸亏如此，我们才能永远对未来抱着希望。

张系国

一九八五年七月廿日

目 录

序.....	(1)
第一章 小雪.....	(1)
第二章 惊蛰.....	(53)
第三章 芒种.....	(110)
第四章 秋分.....	(148)
第五章 霜降.....	(193)

第一章 小 雪

火车跨过头前溪时，他不经意地朝窗外望去。溪底卷起一股黄沙，象一个淡黄色的绒球，沿着河床慢慢滚动。因为在车厢里，听不到溪底的风声。但他清楚看到风的面貌，稳健而从容不迫的，沿着河岸徐行，跨上堤防，袭向桥头的水塔。在这一刹那间，火车也驶至桥头，车窗外顿时一片昏黄，隐约可以看到水塔移动着的暗影。下个刹那，火车已经驶过一小段树林，风被抛在后头。他屏住呼吸，除了铁轨有规律的节奏，听不到风声。车在竹北站停下来。一列满载通学生的火车和他乘坐的火车并排而停，戴黄色学生帽的国中生挤在车厢口，一位学生单手挂在车门外，黝黑的脸孔浮现满不在乎的微笑。他的火车阅兵似经过五六节挤满学生的车厢。等到列车过完，他才发现火车仍停留在车站上。好一会，列车才缓缓向前移动。

那天晚上，他终于听到熟悉的风声。他睡在舅父家的客厅，三面是日式的纸门，纸门外环绕着走廊，然后是玻璃窗。风从各个方向钻进来，玻璃窗格格作响。他感觉有点冷，拿手按在

纸门上，门缝间都是风。极细极细的风抚摸着他的脸孔，象一只看不见的大手。他整个被风包围住，疲倦突然袭来，他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早晨他起身时，风又消失了。舅母端了一碗中药，坐在饭厅角落的凳子上。舅母身体不很好，不住咳嗽，絮絮对他抱怨这里的天气。玻璃门外的院子里，舅父在慢吞吞的打太极拳。舅母皱眉喝了口中药汤，又展眉笑道，真高兴你来看我们，二妹和妹夫都好吧？他连忙回答，爸爸妈妈都好。妈妈关节还是不行，不然她也想来。舅母叹着气说，人上了年纪，真没意思，旅行都不方便了。台北新竹这么近，彼此一年还难得见一次面。回去可要替我问候他们啊。

他漫应着，踱进客厅。表妹的照片，从墙上朝他微笑。他望着表妹慧黠的脸，盘算如何启齿。舅父拉开玻璃门进来。舅父的背驼得更厉害，必须仰起头来，方才能够平视。他鼓起勇气，对舅父说：

“大舅，亚男最近写了封信给我。她到旧金山去住了。”

舅父唔唔的点头。里面的舅母却听见了，端着药碗跑出来。

“亚男还常跟你通信？这个死丫头，几个月也不写封信回家。她到旧金山去住干什么？”舅母敏感的追问。“难道死丫头又跟洪显祖吵架啦？”

他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。他实在不愿意又卷入表妹的家庭纠纷。但表妹托他传达的话，不能不告诉舅父舅母。

“详细情形，我也不清楚。据亚男信上说，她要跟洪显祖离婚。”

“离婚！又闹离婚！”舅母手中药碗的汤汁溅出来，他连忙接过药碗。“死丫头，离婚一次还不够丢人啊？又要离婚。哎啊，我真快给她气死了。”

舅母剧烈的咳嗽打断了她的话。舅父扶着舅母坐下，转过身，慢吞吞问他：

“亚男给你的信上怎么写来着？”

他掏出口袋里预先折好的邮筒。舅父戴上老花眼镜，两手远远拿着信纸，一个字一个字念。表妹的字迹很潦草，舅父读来十分费力。舅母自己捶着腰，眼泪不住淌下来。“作孽喔。真是作孽。洪显祖这个人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事业心太重，不了解女人的心。亚男希望他多在家陪陪她，洪显祖偏偏要一天到晚出去忙。上次闹了一场不够，现在又来了。哎啊，真丢人。我作了什么孽嘛。”

舅父念了一半，停了下来，仔细端详信纸，拿信纸的两手有些发抖。“大雄。你来看看。她说——她说——”

他早就料想到这一幕。

“大舅，您不要太激动。这种情形，在美国也许是很平常的，您不要太放在心上。”

舅母停止了哭泣。

“死丫头信上怎么说？死人，快念啊。”

舅父的面色变得很阴沉，陡然把信纸撕掉，连舅母也吃了一惊。舅母站起来去抢信纸。

“哎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她信上到底写什么？”

舅父粗暴地推开舅母。

“不用看了！想不到我们王家出了这样的丑事。真是——家

门——不——幸。”

“到底怎么回事？”舅母转向他。“大雄，亚男信上写什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她说她离开洪显祖，到旧金山去住。有一位姓葛的，和她住在一起。她要我转告你们，不必替她担心。她会设法解决一切问题。”

舅母睁大眼睛，不能置信的望着他。

“你说亚男已经和人家，和人家同居了？”

他不得不点头。他实在不愿意扮演眼前的角色。但表妹又一次利用了他的弱点。表妹知道他收到信，一定只有转告舅父舅母。她一切都计算好了。两位老人，现在正开始预期的激烈反应。舅母狂烈哭了起来，以手捶胸。“我们家的亚男，会和人家同居！作孽喔。我作了什么孽。先闹离婚。离婚还不算，又再结婚，让别人当笑话讲。现在更变本加厉了。同居！我作了什么孽嘛？我作了什么孽嘛？”

舅母猛烈咳嗽。他暗中注意舅父的反应。一贯沉默寡言的舅父，如何承受这个意外的打击？舅父撕掉信后，面对玻璃门站着，一言不发。舅母仍在哭泣。他开始担心。果然舅父突然一拳朝玻璃门打去，玻璃应手而碎。他跑过去扶住舅父。想不到瘦小的舅父竟有那么大的力气。他被老人反弹开来。老人从牙齿里迸出来声音：

“畜生！这个不孝的畜生！王家祖宗的脸，都被她丢尽了。我恨不能亲手宰了她！”

老人举起枯干的右手，血从手腕滴下。舅母哭泣着抱住舅父。舅父闭住双目，一动也不动。他暗暗叹息。一切都如他所

预期，不，都如表妹所预期。最糟的一幕已经过去了。他们都不是第一次听到表妹的坏消息。哭泣愤怒以后，他们又会原谅表妹，替她设想弥补的途径。他太熟悉舅父舅母。最糟的是，表妹也完全了解他们的脾气。他弯下腰，捡起邮筒的碎片。

傍晚，他回到家里。明蕙替他留下饭菜。孩子们已经睡了。明蕙陪伴着他，看他狼吞虎咽。

“你舅父舅妈知道消息，气坏了吧？”

“还好，大舅把手割伤了。舅妈气消以后，还说表妹可怜，遇人不淑。”

“他们要怎么办呢？”

“人在美国，能够怎么办？”他吞了一块鸡肉。“我替他们打了电报给洪显祖，请他无论如何去旧金山，把亚男跟孩子接回来。”

“他们还是离婚算了。隔一两年这样闹一次，他们受得了，你舅父舅妈也受不了。”

“清官难断家务事。这些事情，最好让洪显祖和亚男自己解决。别人越管越糟。”

明蕙噗哧一笑。“那你为什么还要打电报给洪显祖？”

“我也没有办法。”停一下，他说。“我倒想知道这位姓葛的是什么人，值得亚男为他放弃一切。”

明蕙望着他。“你不了解女人。一个女孩子假如真正爱上一个人，一切都可以牺牲的。”

“亚男不是这样的女人。我太了解她了。”

一直到他吃完饭，明蕙都没再说一句。他突然明白又说错了话。女人。女人。他暗自叹气。他洗完澡，躺到床上，明蕙

兀自朝里睡着。他伸手抚摸她细嫩的肩膀，她用手推开他。

“去找你表妹好了。反正你们彼此最了解。”

他用力把她扳过来，以嘴堵住她的嘴。她挣扎了一下，没有再抗拒。他感觉到她温热的舌头，伸进他的嘴。隔了一会，她喘息着说。

“你和她……来过吗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不要装蒜！”

“当然没有。”他亲吻着她的耳垂，他知道她这一部份最敏感。“我怎么可能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一天到晚提她，烦都烦死了。”

“对不起，再不说了。”

在黑暗里，他凝视着天花板。明蕙的手搁在他胸膛上。他确定她已熟睡，轻轻移开她的手臂。车辆从巷子里经过，天花板上出现白色迅速移动的条纹。他穿上内衣。他从不习惯裸睡。他替明蕙盖上毯子，触及她细小的乳房。她动了一下，并没有惊醒。

他真想知道那姓葛的是什么人。

二

五月最后一个星期天，他的公司举办郊游，他带了明蕙和孩子同去。公司租了一辆游览车直开野柳。到了目的地，大家四散活动。他替孩子们买了一包贝壳和一尾奇形怪状的海鱼，让明蕙站在岩石上照了几张照片。两个男孩随即和一大群小孩

野在一起，跑到一座木桥下的浅滩戏水，他和明蕙坐在桥栏边看他们。明蕙戴着流行的大墨镜，遮去大半张脸。他拿起照相机，从视镜里左右环顾。一颗颗的石笋间都是游客，整个海滩上，恐怕有上千游人。从停车场的方向，传来阵阵轻音乐。他仰望野柳的断崖。断崖蜿蜒而上的小路间，都是蚁行的游客。他按动照相机的快门，视野暂时为黑幕遮断，一刹那间又亮起来。

“不要浪费底片好不好。”明蕙说。“为什么不给孩子多拍几张？”

他检查一下照相机。

“还有廿五张。这种三十六张一卷的胶卷，无论如何也照不完。”

“照不完，留着你旅途上照好了。”

“那不好。我希望在走以前，能照完这一卷送去冲洗。”

他又按动快门，这一次对准明蕙。明蕙摘下墨镜，朝他直皱眉。

“好了嘛，有什么好照的。”

“要不要爬上山顶去照？到断崖顶上，可以看到太平洋。如果天气好，还能够看到基隆港。”

明蕙摇摇头。他知道她一向不喜欢动，无奈何收起照相机。孩子们在桥底下大声欢呼，他们捉到了一只小螃蟹。他向他们挥手。明蕙说：

“到了美国，记得替你母亲买几盒染发药粉，先用海邮寄回来。”

“为什么要寄回来？海运至少要一个多月。包裹没到，我人倒已经先回来了。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”明蕙说。“难得出去一趟，你也不必急着回来。我不是那种太太，一步都舍不得先生走远，你放心好了。记得去找我姐夫。假如他能帮忙你申请留下来，进学校去念书，你就放心去念。家事不用你牵挂，我一个人也能够料理。”

他不说话。明蕙又继续说：

“我姐夫说现在念会计出路最好，在美国一定能够找到事情。他说象你这样，本来有底子，一两年就可以念完硕士。”

“你姐夫，你姐夫，什么都是你姐夫。当初你为什么不多嫁给你姐夫？”他嘲讽地说。“你姐夫样样都好，我怎么能跟他比？谁叫你嫁错了人？”

“我又没有要你跟他比。难得有机会出去，你总要利用这个机会……”

“公司派我去接洽生意，我半途溜走，你自己想想，人家会怎么想？”他怒气渐增。“我不是读书的料子，我承认。可是我也有我的本领。我有我自己的路子。为什么我一定要跟随你姐夫走？他指东，我就走到东？他指西，我就走到西？”

“好好跟你说话，何必发脾气？”

“谁发脾气？难得出来玩一趟，你一定要提你姐夫，生怕不能扫我的兴。你自己要吵，谁愿意跟你吵？”

明蕙戴上墨镜，偏过头去。他很想再说她几句，想想又打消了念头。桥那边走来他们公司几位同事，一个个走得满身是汗。他站起来打招呼：

“吴协理，李科长，你们爬上去了？”

“是啊。太久没运动，简直吃不消，老了，老了。”吴协

理愉快地揩汗。他向同事们介绍明蕙，明蕙淡然点点头。吴协理对明蕙说：

“陈太太，你晓不晓得，你先生现在是我们公司里第一红人，总经理最器重他不过。这次总经理要去参加世界华商会议，别人都不带，指定要带你先生去。今天的郊游，一则是公司同人春季的同乐节目，再则也是欢送你先生的意思。下星期，我们还要正式给他饯行。”

他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协理过奖了。因为是你的保举，公司才决定派我出去。实在应该谢谢你。”

“不，不，这完全靠你自己的表现。陈太太，你先生这次身负重任。我们公司准备在美西成立办事处，拓展外销市场。如果公司办事处顺利成立，很可能就要借重你先生的大才，请他到国外负责一段时期。所以，陈太太，我必须先向你报备一下。万一你先生在美国多留一年半载，希望你谅解才好。”

他感觉到明蕙墨镜后锐利的目光。

“他老早就计划好了，我还有什么不谅解的？”

“那很好，那很好。”吴协理和众人走开了。他唤回孩子们，两个男孩裤袜完全浸湿了，兀自高兴跳跃着。明蕙绷紧了脸，替他们擦干净手脚。他搭讪几句，她都不理会。他晓得她在生气。郊游的兴致，一扫而尽。

晚上从野柳回到家里，他替孩子洗完澡，送他们上床。等到孩子睡定，他回到自己房间，明蕙已流着眼泪在收拾箱子。他抱着双臂在旁边观看，想不出劝解的话。

“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，嘴巴里还说得漂亮，一个月就回

来。原来早就安排好了，就瞒着我一个人。做你的太太，真连什么也不如！”

“我也不知道成不成。”他暗恨吴协理多嘴。“公司美西办事处是否能够成立，还是个未知数。即使成立了，总经理多半会派他儿子去，凭什么选我当办事处主任？这么多未知数，所以我也不愿意讲，并不是有意瞒你。”

“还说不是瞒我？”她流着泪关上箱子。“这么重大的事情，你都不告诉我，明明是不信任我，就怕我会讲出去。我那次泄露过你的天机啦？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，你根本就没有把太太放在心上。这种夫妻，还有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真是故意歪曲我的话。我连被派出国，也是上星期才晓得的。什么办事处主任，我想都没想过。”

“不要骗我了。我怎么知道你想什么？反正你根本不把我放在眼里。说几句话，劝你去读书，你就大发脾气。我怎么知道你另有计划？”

“我的计划，成功不成功，还完全不知道。先告诉你，到时候不成功，空欢喜一场，又要被你挖苦。一天到晚提你的姐夫，一定要我跟他比。你不想想，这会令我多难堪？”

“我一天到晚提姐夫不行，你就可以一天到晚提你表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”

“把我表妹扯进去干什么？至少我从来没有把你跟亚男比来比去。”

她脸色青白，他晓得又说错了话。

“好啊，现在总算说出真心话来了。我就知道你一直忘不了你的表妹。我跟她比，又怎么样？我也不见得不如她。至少不